女性主義性解放

——重訪豪爽女人的爭議

⊙何春蕤

1997 9 19

性解放 ‖ 情慾自主

面對性解放的強大論述能量和它所帶動的社會反撲，有偷巧的人選擇性的凸顯性解放中聽來比較溫和的一部分：「情慾自主」，而且還宣稱情慾自主不是性解放。這個撇清的做法需要被放在此刻台灣的情慾氛圍中來看。

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在威權保守的傳統文化中，情慾從來不被平等的當成一個重要的議題來對待，這也使得女人在情慾世界中的極度弱勢和嚴重歧視長期被漠視。一九九四年以來，女性主義者主導的反性騷擾運動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扭轉了這個輕蔑的態度，迫使這個社會面對情慾領域中的惡劣情境。

但是，在政治和歷史已然多元化的時刻，反性騷擾運動絕不能再自我侷限在「性別的身體賺賠邏輯」之內，以至於聽到性解放就只能想到女人受害，男人得意，或者美女色女大賺，醜女好女大賠；結果反性騷擾運動轟轟烈烈，影響深遠，卻止步於少賠、不賠、阻止姊妹賺、要賠大家一齊賠的侷限思考，而無力想像超越賺賠邏輯、衝垮賺賠邏輯的可能。

更嚴重的是，許多人常常抹黑豪爽女人的性解放只是個人的縱慾自由而已，對其他女人而言只會引來男人更大的掠奪，而根本不會改善女人的情慾處境。「我們怎麼還能為她平反呢？」她們問。

個人的情慾實踐是否縱慾，從來不是豪爽女人論述所針對的。對女性情慾實踐的各種脫軌面貌加以汙名抹黑排擠壓迫，這才是豪爽女人論述所堅決抗爭的。

更確切的說，如果女性主義者不去積極挑戰性別的身體賺賠邏輯，不肯破除我們文化一貫對性所施展的污名化，不去嚴肅思考這種性的污名化對女人的嚴重限制與傷害，不去徹底反思各種借屍還魂的貞操情結（什麼「二度貞操」啦、「新貞操」啦，還有某些女性主義者發明的「性自主的貞操觀」啦）是如何的禁錮女人的身體、情慾、人格——那麼，面對既有劣質敵意的情慾文化，女性主義者再怎麼說「情慾自主」，都只是個人聲嘶力竭的空話。

事實上，當女性主義者極力與「性解放」劃清界線時，她們也正在掏空「情慾自主」的積極內容：

試想，在拒絕騷擾的同時，如果「情慾自主」不是要積極爭取女人主動選擇並享受各種性愉悅的權利，而只是在惡劣騷擾的性文化中尋求個人的苟且存活，謹守說「不」的權利，哪裡算得上真正的自主？

換句話說，如果女人在性事上只會賠只會虧只會輸，那麼女人的情慾自主除了個人選擇少賠少輸，還能有什麼真正的選擇？

如果「情慾自主」不是平反各種在情慾領域內被污名化、妖魔化的女性，正當化她們的生活和互動方式，而僅僅是肯定個人做情慾抉擇的權利，只擁抱各種和傳統貞操觀念糾纏不清的人生準則，這算哪門子的自主？

如果「情慾自主」只追求性的隱私權而不努力扭轉性的汙名化，使性的領域也能發展成為平等自由的文化空間，使得女人在性的領域中也能自在差異的行走（就像政治領域在一連串的平反和抗爭中，逐漸能支援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實踐）——如果「情慾自主」不在這個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努力，哪裡可能有個人的自主實現？

女性主義者若只能一意孤行的幻想性解放是「學男人，寵男人」，拒絕思考豪爽女人既強悍也熱情的論述革命，也難怪到現在都說不出來到底情慾自主包含了哪些自主的情慾模式。（所謂情慾自主是不是要預先排除女人自主做第三者、自主進入性工業、自主通姦、自主獻身？）

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無數女人已經在情慾領域內用她們的身體經驗累積了寶貴的知識和掌握、發展出她們獨到的自主性，但是這一切卻在情慾危言和貞操情結中蒙上陰影，不能成為眾多女人學習開展的對象。女性情慾解放論在女性主義圈中所遭遇的撇清和噤聲，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個人的情慾生活而言，女人的自主情慾解放發展當然是她在此刻蓬勃開展的全球資本主義慾望世界中一個非常現實的需要；難道我們要用清教徒式的情慾純淨來繼續增加女人的矛盾掙扎？而就集體的、深層的、對女性主體養成過程的結構分析而言，「女『性』解放」或「打破處女情結」的說法更是個徹底根植於本土惡質情境的獨特發展。可惜有些人一聽到本土的性解放說法，就拚命和西方保守媒體同聲宣傳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西方性解放運動早已破產過時，並以此理由來反對本土的女性性解放。她們沒有看到的是，就最起碼的人格發展層次而言，威權壓抑的本土性別文化（比一向擁護個人自主的西方）更需要性解放運動所可能帶來的嶄新的性別養成與性自主。當性不再是女人的重擔，不再是一生都要謹慎保護的東西時，女人才能真正挑戰到既有的性別體制，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自主了。